

总策划：王建新

教育薪火书系·第一辑

朱光潜尽性全人
教育思想

江飞
黄晶晶
◎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朱光潜尽性全人
教育思想

江飞
黄晶晶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光潜尽性全人教育思想/江飞,黄晶晶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8.7

(教育薪火书系/张斌贤主编)

ISBN 978-7-203-10453-7

I. ①朱… II. ①江… ②黄… III. ①朱光潜(1897—1986)—教育思想—研究 IV. ①G40-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2746号

朱光潜尽性全人教育思想

著者:江飞 黄晶晶

责任编辑:贾娟

复审:傅晓红

终审:员荣亮

装帧设计:李尚斌 张国仁

出版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

邮编:030012

发行营销: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传真)

天猫官网:<http://sxrncbs.tmall.com> 电话:0351-4922159

E-mail: sxskecb@163.com 发行部

sxskecb@126.com 总编室

网址:www.sxskecb.com

经销者: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厂: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80千字

印数:1—3000册

版次:2018年7月 第1版

印次:2018年7月 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203-10453-7

定价: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教育薪火 传承不息(总序)

钟秉林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教育一直伴随人类的文明进程在不断发展进步,那些弥足珍贵的教育著作、教育思想、教育人物和事迹,无时无刻不在拨动着教育工作者的心弦。我们永远无法忘记那些给我们留下宝贵思想财富的教育家,他们的思想、言论和实践,依然是激励我们教育工作者前进的动力。时至今日,教育的发展与变革更成为世界各国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重要战略。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指导下,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深刻认识到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创造有利条件,鼓励教师和校长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风格,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要想成长为教育家或者在教育实践中能够起到扛鼎作用并非易事,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吸收过往教育家留下来的丰富教育营养,清晰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和条件,做到融会贯通,大胆实践,自成一家。与此同时,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普通教师同样迫切需要能够在教书育人过程中得到启迪和突破的催化剂,教育家的思想和实践是经过检验的真理,是教学启迪催化剂的最佳选择。

然而,在浩瀚的书海中,以教育家为主线、囊括中外、跨越古今、自成体系的书系并没有面世。山西的《新课程》杂志社和《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在教育的广袤园地上深耕多年,熟知一线教师的需求,希望为普通教师策划一套教育理论

普及读物,以使广大中小学教师能够“近距离”地接触中外历代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实践经验和办学理念,促进教育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实践。书系的策划人与张斌贤教授为理事长的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的夙愿不谋而合,合作编写一套大规模的、以教育家为主线的书系的想法随之形成。

策划团队把书系命名为“教育薪火”,是希望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能够薪火相传,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薪火”书系拟分为三辑出版,按照中国古代、中国近现代、外国古代和外国近现代分类。第一辑共选择了一百余位中外教育家,一位教育家一本书,规模宏大,应该说能够在中国教育出版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所选教育家都是经过书系编委会认真研究、充分论证而定的,他们在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能够启迪或者感染教育工作者,推进教育和教学的发展。当然,其中有的教育家更为名声在外的不是在教育上,但是他们在教育上的贡献毫不逊色于其他方面的贡献,比如我们熟知的一些革命家;另外,还包括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教育家以及还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的教育家。

必须提及的是,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我国著名的教育学者顾明远教授、叶澜教授、史宁中教授、宋乃庆教授、田正平教授、裴娣娜教授和朱小蔓教授等担任书系的顾问,成立了由40位教育学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为书系的质量保驾护航。

还需提及的是,《新课程》杂志社和《现代职业教育》杂志社为物色学有专长的作者付出了巨大的辛劳。书系的作者地域和院校分布广泛,既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师范院校的学者,也包括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等综合大学的教师。作者以教育史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为主力军,他们朝气蓬勃、时代感强,研究范围涉猎较广,能大胆地探索和怀疑,一些新的教育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书系注入了难得的新鲜气息;他们与一线中青年教师同处一个频道,其思维模式很容易被接受。

客观而言,现在每年出版的教育类图书很多很多。一类为实践性强和操作性强的教学类图书,教师拿来就可以在课堂上使用;另一类为理论性强和学术性强的图书,印数少,流通范围小,普通教师往往望而却步。然而,教育理论只有指导教育实践才有存在的价值。在我看来,书系最具特色的价值就是秉承了教育理论通俗化这一理念,在教育理论研究和普通教师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书系以教育家为主线,坚持学术性与普及性并重,用通俗化的语言,或阐述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精华,或叙写教育家的精彩教育事迹和教育实践,力图“润物细无声”,让教师喜欢读,在读中提高素养,深刻理解教育家,形成自己的理论,推进“教育家办学”。

当然,书系在真实性上也颇下功夫。以史料为依据,实事求是叙述,客观全面评价,不有意拔高教育家的贡献,注重教育家闪光点的挖掘和传播,是教育家历史画卷现代版的呈现。书系成规模、系统化,学术性和可读性强,具有较强的收藏价值,非常适合各中小学图书室和大学图书馆选择配置。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为教育事业做了一件好事,张斌贤理事长请我作序,我觉得理应支持,欣然应允。

希望广大教育工作者能够认真阅读这套图书,为自己的教育职业生涯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为成长为新时期的教育家而不懈努力。

丁酉年正月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

前 言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健，全身透出凝重肃穆之气。”^①在北大人的记忆里，这位毫不起眼的老者正是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北京大学一级教授——朱光潜。他在20世纪30年代初所写下的《文艺心理学》和《谈美》，是中国第一批系统的美学著作，而《诗论》则称得上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第一块里程碑”，其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美学和诗学思想，集中体现了美学、诗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毫无疑问，朱光潜是中国现代美学和现代诗学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美学和现代诗学的建立做出了开拓性的、奠基性的重要贡献。

而在这美的、诗意的光环之下，作为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朱光潜同样光彩夺目。在青年时代，朱光潜便抱有“教育救国”的理想，从1917年桐城中学毕业后担任桐城北峡小学的教师，到1923年香港大学毕业后担任中国公学中学部英语教师，再到与友人共同创办“立达学园”，及至1933年回国后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朱光潜的一生几乎除了读书、写书就是教书。其间，无论是作为普通教师，还是作为教育管理者，无论是作为理论言说者，还是作为实践行动者，他都对青年学生、对中国教育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他不仅极力倡导以学明政、以教辅政，而且身体力行地培养和提携了无数的知名学者（如叶朗、朱虹、齐邦媛等），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在“道尔顿制”下怎样应用设计教学法》《私人创校计划》《说校风》《谈美感教育》等20余篇教育学论文，以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修养》《谈美》《我与文学及其他》《谈美书简》等专为青年而写、影响深远的教育随笔集。可以说，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国民，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如其所言，“只要我还在世一日，就要吐丝一日，但愿我吐的丝，能替

^①柳鸣九：《两点之间的伽利略——追忆朱光潜先生》，《浪漫弹指间：我与法兰西文学》，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人间增一丝丝温暖,使春意更浓。”这正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

朱光潜既非侈谈理论的“空头教育家”,亦非“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先生,而是践行“内圣外王”的学者型教育家。他不仅有着学院式的人文精神,更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既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又积极吸纳西方现代文化的科学雨露,始终坚持“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他的一系列教育理念都是出于对改造社会及人生的现实性思考,其最终落脚点也都是人格问题,从而形成了“中西互渗、多元融合、五育并重、美育为先、成己尽性、发展全人”的独特教育思想。尤为可贵的是,朱光潜从不唱高调,如其所言,“高调谁也会唱,但是我的良心不容许我唱高调,因为我亲眼看见,调愈唱得高,事愈做得坏,小百姓受苦愈大,而青年也愈感彷徨惆怅。”^①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如其文笔一般,不华丽绮靡,不哗众取宠,为民生,为民族,平实低调,简明畅达。

教育,是一种“有情的事业”,不仅仅是以知识为中心的传道授业解惑,更应该是对生动具体的“人”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的引导、塑造与培育。教育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人”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从这个意义来说,一切优秀的教育思想都应是“成人之学”,一切优秀的教育家都应是“人民教育家”。虽然时过境迁,今日的我们所面临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一样更加复杂和紧迫,但朱光潜所阐发的这些“做人的道理”却没有过时,依然值得当下的教育工作者参考和借鉴。当然,也诚如朱光潜所言:“一切学说思想都有它的历史环境的背景,我们读任何书,都要还它一个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环境变了,硬要墨守成规,说它完全是对的;或是执今责古,说它完全要不得,这两种态度都未免缺乏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批判的精神。”^②换言之,要实现对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尊重,我们就必须以“历史发展的认识和批判的精神”来对待朱光潜的教育思想,我想这对于深刻认识和有效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和“教育的中国问题”,对于真正培养“全面发展”的“全人”,对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都是十分有益的。

^①朱光潜:《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五)——谈理想与事实》,《朱光潜全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2页。

^②朱光潜:《关于美感问题》,《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到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到平均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

——朱光潜

目 录

第一章 中西受教经历	1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古文诵读与写作训练	3
第二节 西式现代教育:科学精神与学术训练	9
第三节 中西互化:教育的文化融通	24
第二章 基础教育思想	33
第一节 基础教育体制批评与改革	36
第二节 “立达学园”的人格教育实践	50
第三章 高等教育思想	67
第一节 大学教育实践	68
第二节 大学教育体制批评与改革	82

第四章 美感教育思想	107
第一节 美育与美学	109
第二节 美感教育:朱光潜的人世事业	111
第五章 文学教育思想	147
第一节 文学教育第一要事:养成高尚纯正的趣味	150
第二节 文学写作:彻底了解文学	173
第三节 语文教育:文学教育的根基	204
结语	223

第一章

中西受教经历

1897年10月14日,朱光潜诞生在安徽省安庆府桐城县阳和乡吴庄^①。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在近代文化史上,桐城这片人杰地灵之地孕育了“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文学流派,尊奉程、朱道统,并以承继秦汉以至唐宋八大家文统相标榜,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魁、姚鼐以及后期“中兴者”曾国藩等,其兴亡几与清朝国运兴衰昌敝相始终,绵延200余年,流衍甚广,影响至深。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桐城人逐渐以“穷不丢书”作为家训,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由此,读书风气昌盛,私塾、书院、学堂遍布城乡,一时间,“城里街衢曲巷,夜半诵声不绝;乡间竹林茅舍,清晨弦歌琅琅。”(《桐城耆旧传》)而在吴汝纶(“曾门四子”之一)的友人中,便有朱光潜的祖父——朱文涛。这位海门先生能做很好的八股文,却科举不第,只能做私塾教师,后被聘为孔城镇“桐乡书院”的教习,而他的儿子朱子香则在新旧教育体制过渡的时代重复了他的命运,靠在家中开办私塾勉强为生。朱光潜出生在这样一个破落但又颇受人尊敬的书香门第,注定了他必将担负继承传统、振兴家族、教书育人的重任。

^①今为安庆市枞阳县麒麟镇阳和乡岱鳌村吴庄。

第一节 中国传统教育：古文诵读与写作训练

私塾教育是朱光潜接受传统教育(朱光潜常用“旧式教育”指称)的开始。从六岁到十四岁,在近十年的私塾教育中,作为塾师的父亲是朱光潜唯一的启蒙老师,对他倾注了厚望,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圣贤书”以外一律不准他读。即便如此,他私下怀着怨恨,还是偷偷看了《三国演义》《西厢记》等“这样有趣的书”^①。不知不觉,年幼的朱光潜熟读背诵的文章越来越多,凡是能找到的各类书籍——从《论语》《诗经》到《尚书》《唐宋八大家文选》《唐诗三百首》,从《史记》《战国策》到《水浒传》《红楼梦》《饮冰室文集》,甚至包括与科举应试无关的《楹联丛话》《麻衣相法》等杂书——都通通读过;同时,他开始写日记,经义策论体的时文也写得越来越得心应手。如其后来所言:“经书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渊源,是中国民族特殊精神的表现。”^②这段私塾读经作文的学习生活,不仅使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滋养,而且对其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价值观、审美观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其一生的宝贵财富。

许多年后,当新文化运动的某些学者批评传统启蒙教育中那种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的时候,朱光潜却从自己所接受的私塾教育出发,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私塾的读书程序是先背诵后讲解。在“开讲”时,我能了解的很少,可是熟读成诵,一句一句地在舌尖上滚将下去,还拉一点腔调,在儿童时却是一件乐事。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

^①朱光潜后来说:“现在我才明白这种禁戒对我所造成的损失,我的情感和想象在刚发芽的时候就遭到风霜,在心理发展上我自幼就养成了个残废人。”这种自省有一定道理,但也必须注意到他对私塾教育本身并没有批判。参见朱光潜:《为什么要放?怎样放?》,《朱光潜全集》第1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3—104页。

^②周红:《新发现的朱光潜四篇佚文》,《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3期。

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中意味确是深长。^①

在某些受了新潮流影响的新文化运动者看来,这种先朗读背诵后讲解释义的“读经的教育”无疑是不科学的,是毫无用处的。然而,朱光潜则在反思中找寻到此种教育的道理和意味:恰恰是这种熟读成诵的教育方式,使儿童能够在解意之前便通过朗朗上口的声调音韵而直观感知到传统韵文的奥妙之处,并油然而生一种“舌尖上的快乐”,也即是一种纯粹形式的审美快感;而这种简单的快乐不仅能使其对所诵读的文字记忆深刻,甚至终身不忘,还能使其在回忆过程中不断增添新的领悟,发现其中的意味。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公允的看法。

1913年,在孔城镇高等小学堂呆了一个学期之后,朱光潜便顺利地升入桐城中学。桐城中学的创办者是桐城派的晚清古文家、教育家吴汝纶(1840-1903),作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他积极提倡引进欧美新学,于1902年创办了这所安徽省最早的新式学堂,旨在倡导中西合璧、培养济世之才。按朱光潜所言:“中学教育对我较深的影响是‘古文’训练。”^②在当时,桐城派的古文传统依然流传不息,尤其在桐城中学里做古文的风气很盛,考历史、地理要做文章,考物理、化学也要做文章。学生的国文课教材即为桐城派的经典选本——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而国文教师在古文诗词方面也同样造诣深厚,比如对朱光潜影响重大的国文老师、宋诗派诗人潘季野。正是在桐城中学,朱光潜才知道有“桐城派”这么一回事,才感受到“科举囿人”的一面。在潘老师的教导之下,他秉持“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桐城派古文传统,开始认真诵读、模仿和写作古文,不久便写得一手雅洁谨严、有腔调、有神气的古文佳作,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嘉许和传扬。桐城中学的古文诵读训练和写作训练让朱光潜真切地感受到古文的價值所在,这也使得他后来在“文言文与白话文之争”中,既不同意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等人废文言、倡白话的决绝态度,更不同意钱玄同把桐城派古文贬斥为“桐城谬种”,而是以一种通达包容、客观辩证

^①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39页。

^②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的态度来看待文言与白话的同异,为古文的审美价值申辩。

在朱光潜看来,古文的特殊美感正在于“骨力”(声音、节奏)和“神韵”(神、理、气、味),正如桐城派代表古文家刘大櫆所言:“神气乃文之最精处,音节是文之稍粗处,字句是最粗处,学者求神气而得之音节,求音节而得之字句,思过半矣。”(《论文偶记》)而姚鼐说得更坚决:“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声色之间,舍此便无可窥寻。”而要领悟和获得古文的这种美感,则“必要放声疾读,又缓读,只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终身作外行也”。(《尺牍·与石甫侄孙》)当中年朱光潜回忆起自己学习和做古文的经历时,他这样说道:

学古文别无奥诀,只要熟读范作多篇,头脑里甚至筋肉里都浸润下那一套架子,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态,等你下笔一摇,那些“骨力”、“神韵”就自然而然地来了,你就变成一个扶乩手,不由自主地动作起来。

这是一种透彻而非神秘的经验之谈。通过熟读,他从生理和心理上都实在地感受到并把握住了古文所特有的“那一套腔调,和那一套用字造句的姿态”,并将这种腔调和姿态自然而然地灌注到自己的古文写作,乃至化用到此后的白话写作之中。正因如此,朱光潜虽然后来一直以白话文写作,却从未将古文弃之如敝屣,恰恰相反,他不仅在新文化运动的氛围中间或用古文写文章(如古体诗、书信、宣言、题跋等)^①,还为古文进行公开辩护:

依我所知,这派文章大道理固然没有,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它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它的唯一毛病就是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至谨严到干枯,典雅到俗滥。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并不主张如此。^②

这可谓真正洞察了桐城派古文利弊的真知灼见!与某些抱着“革命”目的

^①朱光潜的古文文章主要有《题吴龙丘先生画竹》《题刘永济〈惊燕集〉》《题丁学洙画卷》等,参见陈学勇:《录朱光潜一篇文言文》(《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或《朱光潜全集》等。

^②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的、激进的新文化运动者不同,朱光潜不是从政治的或启蒙的需要来彻底否定古文的价值,而是立足于“做过十五年左右的文言文,二十年左右的白话文”的亲身经验,从文学自身的特性和规律出发,按照“美学的和历史的”标准,来对古文价值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正因为坚持实事求是,朱光潜对人们一再抨击的“八股文”也能见出其“趣味”所在,比如“它的布置很匀称完整,首位条理线索很分明,在狭窄的范围与固定形式之中,翻来覆去,往往见出作者的匠心”。当一位北大教授讥讽桐城文人“弊在不学拿戴东原拒绝姚姬传做弟子的话开玩笑”的时候,他正言道:“桐城文章之浅狭,固无可讳言。但是浅狭的原因决不在不精训诂。”^①

一方面,朱光潜看到了文言文具有的讲究声音节奏、着重立言得体、言之有序、谨严典雅等特点,所以他才有这样的信念——“白话文必须继承文言的遗产,才可以丰富,才可以着土生根”。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他才会在自己写白话文时不忌讳在文言文中借字借词;另一方面,朱光潜又看到了古文存在着的内容空洞、干枯俗滥等流弊,所以,他默默承受住从文言文改成白话文的“切肤之痛”,在经过一番剧烈的内心冲突之后,最终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放弃古文而开始做白话文,并在写白话文时极力避免用文言文的造句法和文言文所习用的虚字如“之乎者也”之类,自然也就对俞平伯等人所尝试的文白杂糅的表述方式不以为然了。

进一步来说,这种传统教育的古文诵读和写作训练,不仅培养了他读书和写作的习惯,使他从一开始就对古典诗文的声律节奏等形式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了一定的心得,更对其后来的诗学研究、审美趣味乃至写作命运等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在学习西方诗特别是英诗的过程中,朱光潜自然而然地关注英语诗歌的音律节奏问题。比如在伦敦和巴黎留学时,他积极参加诗坛剧院的诵诗会,到伦敦的老维克剧院、诗人蒙罗(Harold Monro)的“诗歌书店”、法国的国家剧院等

^①朱光潜:《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朱光潜文集》第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